

两轮巡视 82人落马

2013年5月至8月、10月至今年1月,中央共派出两轮20个巡视组,分别进驻11个省份(湖北、内蒙古、重庆、贵州、江西、吉林、山西、安徽、广东、云南、湖南);9个单位(水利部、中国出版集团、中储粮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民大学、商务部、新华社、国土资源部、三峡集团)。

两轮中央巡视结束后,20个巡视点已有82人被查处,其中9人为省部级官员。

领域分布:党政官员51人 人大政协20人

20个巡视点已有82人被查。其中,党政官员51人,人大和政协20人(其中人大7人、政协13人),企事业单位11人。

这其中,有9名省部级官员: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总工会原主席陈安众;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

地区分布:广东、湖北、湖南被查官员最多

11个被巡视省份都有官员涉嫌违法违纪被调查。广东最多,达18人;其次是

湖北,17人;湖南,10人;云南3人,重庆和吉林2人;内蒙古1人。

9个单位中,中国出版集团3人被调查,水利部1人被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姚木根,3月22日中纪委正式发布其被调查消息时,当地省委机关报刊发了一篇署名“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姚木根”的文章《加强河湖管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长期关注反腐的专家李永忠认为,当地省委机关报因为不清楚姚木根涉嫌违法违纪,因此刊发了他的文章,这一现象表明“查办腐败案件由上级纪委领导主导”。

年龄分布:被查处者中58-59岁人员居多

此前不少专家学者表示,腐败存在“58岁现象”,临近退休年龄易发生腐败。

前两轮20个巡视点被查的82人中,除了16人未查询到其年龄外,58-59岁的被调查者达16人,占24%。

十八大后,不断有退休高官被查,有评论人士撰文称《反腐风暴刮向退休“老老虎”》。上述41名“50后”中,就有这样的“老老虎”,如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正值壮年的“60后”也不少,达20人。正崭露头角的“70后”,也有5人。最年轻的是重庆永川区委原常委董乃军,生于1974年。

涉案原因:土地工程领域腐败多发
82人中,68人目前还在接受调查,4人已移送司法,6人被党内撤职,2人被免职,2人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由于80%以上人员还在调查中,因此官方披露的涉案原因不到10起。

其中,陈柏槐的案情较为清晰。中纪委会通报称:陈柏槐违规批准下属单位向有关房地产企业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其亲属收受巨额财物;道德败坏。

已披露涉案原因的还有衡阳破坏选举案中失职渎职,涉嫌玩忽职守罪的童名谦和原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扫黄不力被免职的东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严小康以及东莞市公安局副局长卢伟琪。此外还有参与赌博被免职的原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局长凌子群,办理虚假人事调动手续被处分的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勇生等。

另据了解,姚木根曾分管国土资源;沈培平担任普洱市市长时,也有“拆迁大佐”别号。王素毅主政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时,该市土地大开发,王素毅离开两年后,其多名与土地开发有关联的旧部落马,巴市原副市长李石贵去年底被判死缓。

《新京报》2014.4.4文/王姝 范小洁



“时代楷模”朱彦夫

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民政部和总政治部,3月31日在中央电视台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模”朱彦夫的先进事迹。

朱彦夫同志14岁参军入伍投身革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了四肢和左眼。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主动放弃荣军休养所的特护待遇,回到家乡山

东省沂源县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长达25年,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成远近闻名的先进村。退休后,他用嘴衔笔、残肢抱笔,创作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他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中新网 2014.4.1文/佚名

隐秘“毒圈”:另类都市社交

的奴隶。

“这些看上去什么都不缺的人,为什么要吸毒?”方文后来慢慢总结,这些名流“溜冰”的原因包括:好奇、逃避现实压力,追求时尚,体验性亢奋。

陷入“圈子”

据公开报道的消息,北京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和三里屯等地区的酒吧,已经成为贩卖冰毒等合成毒品的重点地区。

医生方文如此解释“高档吸毒圈”出现在娱乐场所的原因:“吸食海洛因的人很自私,而吸食冰毒的人则很大方,经常多人吸食,有人请客。”——海洛因让人独自沉浸在虚幻世界里;冰毒则让人亢奋,乐于分享。

医生方文的话音还未落下,一声怒吼从旁边的病房传出。

那是已过而立之年的富商李凯旋。曾经,他也去过夜场,如今却已经出现了狂躁症状——典型的冰毒后遗症。

李凯旋从事制造业,拥有几家工厂。直到李代沫吸毒事发,李凯旋才发现,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溜冰”(吸食冰毒)的人,都有着自己的“小圈子”。在吸毒者中,这种圈子众多,“各自为战”。

李凯旋正是被“圈子”拖下水的。2011年夏,一个认识多年的生意伙伴神秘地告诉他:“给你试一个东西。”他和两个朋友一起去了市中心的一家四星级酒店,李凯旋开了一间金碧辉煌的总统套房。

生意伙伴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小块透明无色的冰毒。在一片锡箔上被打火机烤匀后,它变成了乳白色。他拿出吸管,吸了一口,表情陶醉。

“试两口,没事的。”他骗李凯旋说,跟白粉、海洛因不同,冰毒不会上瘾。

李凯旋没生戒心:“那就来两口呗。”他说当时一是好奇;二是想减压——“吸一口进去,全身虚瘫,很舒服,所有的烦恼和疲惫,一下就没掉了。”

不同的人“溜冰”后会有不同的生理表现:有人健谈;有人狂躁;有人产生愉悦幻觉;有人出现性亢奋。李凯旋属于最后一种。那天,他们找了三个小姐,折腾了一宿。他并非第一次招妓,但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

“人最根本的底线都没有了,说白了,成了性奴。”李凯旋如此形容。他开始一发不可收,深深地陷入了圈子和圈套里。这样的聚会,一个月可以达到三四次。

初入圈子的李凯旋最大方。几乎每次都是他请客——500-600元一克的冰毒,出手毫不犹豫。他将这视为一种卓有成效、一本万利的社交活动:“溜冰”后,陌生人立即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生意更好做了。

“贵在请客、开房、找小姐、洗桑拿(吸完得出汗排毒)。加上这些,一年六七十万都不够。”——一位知情人说。

终于有一天,李凯旋发现自己对冰毒有了不良反应。他失眠、出虚汗、厌食。人迅速变瘦,吸食量却在不断增加。

“吸毒的人,很多都有家庭问题。”

一直为吸毒者们提供心理援助的心理咨询师张婧发现:吸毒者中,单亲家庭出身者居多,在溺爱环境中长大者居多,夫妻关系恶劣者居多。吸毒后,无论此前多么自信,他们都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极端敏感,怕被发觉,怕被歧视,一蹶不振。

在吸毒后,李凯旋也在失去他的爱情、亲情。此外,圈外的生意伙伴知道他吸毒,有的订单被撤,有的产品被退。

吸毒,对于名人意味着名誉扫地,对于富人意味着倾尽家产。

他在春节孤身回了老家。父亲告诉他:“爸妈没能耐,今天是你自己打拼出来的,好好把握。”这话让他心里难受。不久,他自愿住进了戒毒医院。

搜狐网 文/陈军吉

揭秘刘汉“黑金帝国”

2009年1月10日,四川广汉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街头枪杀案。凶手在光天化日下枪杀三人,该案由公安部直接指挥侦办,由此掀开了以刘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庐山真面目。

刘汉,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以开设赌博游戏机厅起家。从最初使用暴力从事非法生意,到建立庞大的商业集团,用重金铺路,寻求“保护伞”,其黑势力向当地社会各领域渗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以黑护商“老大”变身亿万富豪

2007年,曾有人在网上发帖,直指刘汉偷税漏税,是四川黑社会真正的老大。对此,刘汉不仅没有辩驳,反而欣然笑纳。“刘汉说,偷税漏税的帖子可以删掉,黑社会的留着挺好,就是让别人知道我是黑社会,这样对生意有好处。”嫌疑人孙某供述。

早在1997年,刘汉在绵阳成立四川汉龙集团公司后,以设立保安部为名招募一批人,建成一支打手队伍;授意刘维网罗一批“小弟”,购置大量枪支弹药,在广汉建成一支“地下武装”。

为了让组织成员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刘汉制定了严厉的帮规。唐先兵杀害熊伟后,刘汉表扬“这娃儿不错”,并安排年薪10万元的经理职位。孙华君、缪军等人枪杀王永成后,刘汉亲自安排跑路资金、联系躲藏地点,又奖励豪华轿车和数十万元。

以商养黑 垄断多行业恶霸一方

“2000年以后,刘汉团伙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案件大幅减少,因为他们的名气已经成了一种招牌。”专案组民警说。

2005年底,广汉人黄某想竞拍什邡市某河段的采砂权,便找到刘汉。刘汉一个电话,刘维(刘汉之哥)不仅安排报名、交纳保证金,还放出话去,“这是勇哥(刘维)看上的项目,谁敢举牌的话,举一次砍条胳膊,举两次挨一枪。”竞拍当天,无人敢举牌,黄某举牌一次即成交。

刘汉安排孙某、刘小平(刘汉之姐)等人通过放高利贷、操纵股市、违规并购,从高利润的房地产、矿产、电力、证券等领域敛财数以亿计。掌控全资、控股、参股公司多达70家,上市公司2家,境外公司4家。

巨额行贿结交官员寻求保护伞

巨额的非法所得,还被用于通过行贿骗取政治资本、寻找“保护伞”。

本案中一起被提起公诉的,还有当地3名政法干部:原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刘学军、原德阳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处长吕斌和原什邡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忠伟。

据刘维供述,除了送金钱财物,他几乎每周都会和这三人在自家的会所里聚会,一起寻欢作乐,甚至吸食毒品。刘学军以隐匿、销毁案卷材料为条件,请刘汉帮助其升迁,发生命案后多次通风报信;刘忠伟、吕斌为刘维提供枪支配件和子弹。

在黑金撑起的“保护伞”下,刘汉本人是连续三届四川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孙某是四川省人大代表、绵阳市人大代表、德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刘维在广汉是众所周知的“操哥”,竟当上了2008年奥运火炬手。《老人报》2014.4.2文/辛华



警方捣毁藏匿在娱乐场所中的吸毒窝点

看着电脑上李代沫吸毒被抓的新闻,医生方文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惊讶。这一年里,他见识了太多类似的年轻有为的吸毒者。他工作于北京一所特殊的戒毒医院。与吸毒者接触的日子,方文开始意识到“圈子”的存在。那是把这些年轻人拉入吸毒深渊的罪魁祸首。“圈子”隐匿在城市的奢华夜场;“圈子”隐藏在酒店的高级套间。在圈子里,名流们将吸毒当作时尚,当作减压和社会交际的方式。一些吸毒的明星甚至认为,少量吸食冰毒,会让表演效果更佳,吸毒后几昼夜不吃不睡,有利于连轴拍戏和减肥……

如果说戒毒是自我救赎,铲除圈子则是社会的驱毒之道。

“被囚禁”的名流

爬上4楼,从栏杆间隙,医生方文向保安要来钥匙,“咣当”一声,拉开一扇紧锁的白色大门。他转身,落锁,又是“咣当”一声,把自己关进一个隐秘的世界。

这里是北京一家医院的戒毒治疗科,方文是这里的医生。虽然楼下的大院里停着宝马、奔驰等豪车,但这里已与正常人的社会隔绝。

戒毒者身为富裕阶层——当然,这里的戒毒费用也并非一般人可以承担得起:15天戒毒疗程,收费1-2万元。

他们的病人,既来自京城,也来自外地。有夫妻,也有兄弟。普遍年龄3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6岁。有才华横溢,有人身家过亿,最终却都成为毒品